

前几天,一张A4纸、一支水笔,家人画了一幅“小区封闭图”。守卫大门的保安,核酸检测的帐篷和“大白”,小河边淡定垂钓者,骑小自行车的孩童,滑板滑奔弛的少年,遛狗的爷叔,户外铺张防潮垫喝茶的中年人,修缮窨井盖的工人,当然,春天换叶抽枝的香樟树是一定要添上的,一定要用彩铅深浅绿色一番,而芳心犹卷的芭蕉也要在中心位置画上一株,原本家人以小区喷泉装饰之,我说这是植物吧,如此“叶叶心,舒卷有余情”不怯春寒的新绿芭蕉倒也暗合了人们的期待,期待气候疫情之双重“倒春寒”过后的绿意盈满。

静止中的舒定

龚静

单看画面,祥和宁静,甚或是欢乐的,孩子们欢天喜地追逐玩耍,简直比春节长假还要欢快,好似封闭居家是从哪里偷来的假期一般,虽说网课要上,但小伙伴难得多日结伴,还有父母陪伴,排队做核酸也不忘奔跑回来。

此画朋友圈一发,诸多朋友倒壶欣赏,神态动作也算抓得准确,白描线条也还耐看,散点透视的构思也颇有想法。当然,主要大家都在“蛤蚧炖蛋”(沪语隔离等待谐音),互助合力阻止

奥密克戎蔓延,所以也颇合此时此刻的心情。转到这次因封控而建的楼组群,左邻右舍更觉亲切,日常所见,纸上艺术所现,别有一番情致了。

呼应一下,我也画了四幅41cm×12cm的水墨。每幅整体一种色调,反复渲染,重叠重叠,敷染渲染,淡浓清透。二绿二青成一幅《夏日繁》;鸠羽粉深紫掺几许朱砂染一幅《春山空》;还有中黄朱砂胭脂等暖色调渲成一幅《斑斓》;最后以水墨山峦瀑布收尾,名之为《且以黑白》。四联并列,色调也暗合了春夏秋冬。心手相印,随水墨色彩而动,画面氛围宁静,只是这份宁静

的内核却又包含了心灵的激荡。当然,其实也是平日功课,非居家隔离特意为之,不过恰好呼应,静止着,却又激荡着,万仞无需身体在场,心游思接千载。邻居们也是一方面配合核酸防控,一方面群里交流日常。有的焦虑隔离证明如何开,有的担心居家期间工资怎么算,有的发上小区核酸场面照片,虽说呢称基本皆楼号,交流也并不热烈,下楼大多还是陌生人,口罩上的眼神似乎温和柔软了不少,一扇渴望交流的窗户在慢慢打开。有阳光的日子,本来相熟的邻居会在楼下空地聊聊闲话,顺便晒晒春光。核酸检测队伍里,相熟的邻居们聊着聊着实在无法一米距离了。女人讲:漂漂亮亮的姑娘,爷娘离婚后,性情大变,可惜了。尖头皮鞋男人道:那个男人“花拆拆”有了外遇,弄得家里一团糟。一白头发的耄耋老妇感谢志愿者招呼的绿色通道,情愿与女儿一起排队。回暖春阳下,脚下一双轻便皮鞋,竟然和年轻人一般不穿袜子。连日核酸检测,还是有些心烦的,不过排着队,听着家长里短,观察着从未见过的这么多人,走来走去,踩着春日新发的香樟叶,目及应时而放的樱花梨花海棠等等,权作负喧野望了。

原本忙得手脚并用的驿站前还坚守着两家快递。守着一堆快件,男人讲我不是快递员,蹲家里也无聊,不如帮着来分发包裹。一个讲我核酸结果正常,看看网店里货实在太多,我想还是装点过来,大家能取一点是一点,晚上小区里找个老乡凑合住一宿吧。还有一个平日也是打过交道的,做事蛮负责的,河南人,租住小区,其他家快递只能止步大门,他家快递还能在驿站取到。

在特殊情况下,生活回到一种基本的状态,买得到菜吗?今天吃点什么?快递还能下单吗?身体没有大问题吧?资粮是否有余?这些都是头等大事,这个时候日常之外的余情余绪都要靠后了。有些事得有赖政府多多关注解决,比如就医难,比如菜篮子,比如打工入、小微企业等民生问题,再比如防疫抗疫方法的随时调整;有些事自然要自己来调适,比如心情心境,比如照顾好自己家人等。常常会在看似丰富的情境下回想多年前独自一人任教首尔梨花女大之况,教异国学生艰难地发着齿音翘舌音,或者讲解着一些

《戏题快雨堂主人卖画乞食图二首》:“青山丹树拾崢嶸,萧瑟看囊铜板冰。浪得画名成乞食,十年快雨老松陵。”“乞灵画笔喜坚牢,隔宿无粮没处逃。却唤娇妻炊笋蕨,还邀邻壁醉松萝。”

快雨堂主人,画了幅自画像,命我题诗。他是时下不多见的,真个可以靠卖画养家糊口的画家。画的画,让人家掏出真金白银来买,其实很难。对此,我除了惊奇,还很佩服他。一直感觉,画画是可怜事,画家是可怜人。我想历来的人们,也是这样感觉的。

画家到了现今,似乎不一样了,社会地位似乎不一样了。画家成了上层建筑之中人。出现这种新情况,至今也就数十年。史上如果这样,我想历来学画的,肯定要比史实多得多。不过,即使社会地位高了,真能靠卖画过日子的,还是极少数人。有个老人说,这极少数人,可能具备了三个条件。一是人做得好一些,二是真会画一些,三是艺术八字好。我相信这疑似玩笑的话。快雨堂主人,好像就是这样的人。



守护者 (中国画) 汪家芳

简单的句子段落文章,从丰蕴复杂的文学作品回到了开始,语言的开始,什么都是最最基本的,名词动词,字词、句子。生活情境亦然,街道建筑,物品超市,所有的都熟悉,却又陌生,语言隔绝了深入探索的可能。一间空屋开始一个人生活的基本需要,一个箱子容纳四季衣物,每件衣服需要多功能配搭,工作,一日三餐,应付日常琐细,疲惫的时候无力洗一双袜子,生活似乎浓缩成一种最简单最基本的状态。于是,心无旁骛,旁骛也难,看天

低绮户集之五 快雨松陵

陈鹏举

自画像,画的是他身背画囊、外出乞卖的模样。他想画的是,他画囊里,说是山水丹青,不如说是他的信心和决心。他相信他的画是可以受人青睐的。他还想画的是,他看囊的也就些许小钱。他为生计奔波,骨子里苦不堪言。自然,有涵养的人,自画像一般都低调。

所幸他命好,还真具备了那三个条件,他获得了有些响亮的画名。这画名让他能做稻粱谋。说得实在一点,是让他可能“乞食”了。快雨堂主人,这些年来,“乞食”很顺利。他觉得一路上的雨,不论豪雨还是细雨,都是让他心情大快的。他下居松陵。松陵先前阔,如今仍然阔。再说,他大名里还带个“松”字,自然他就受命不迁了。

有人做过比较,以每天八小时计,写作消耗的精神,是体力劳动的十倍。

有过体力劳动经历的人都知道,头一天无论多么劳累,到了晚上只要吃得好,美美睡上一觉,第二天便元气复活,可以继续劳动。只要身体健康,报酬足够丰厚,持续工作十天半个月,不成问题。民间有言道:“力气是个怪,用了又还在。”要是劳动强度适中,犹如细水长流,不缓不急,这种劳作可以持续很久。

而写作却多半不能这样干,头天写十个小时,第二天还能接着写十个小时的人可能有个,但连续十天半月每天写十个小时的人,当属人中龙凤,少之又少。

长期从事创作的人,对每天的创作数量,都有一定的计划,可以少,可以慢,一般不会突击式创作,

看地是人和周遭最基本的联系。于是,仔仔细细地看花看树,听雨闻香。犹然记得那年的槐花香,从山上飘然而下,微醺了办公室里的异乡人。

自然,所有的基本都无法基本下去,基本之后,纷沓的欲望嘈嘈切切,像电池总是在找一个充电的插座,连接起能量的网络。只是,潜藏时刻回到基本生活的认知准备,某种情境中身心的诸多焦虑也许亦相对容易平复,动态或静止,灵魂的舒展安定从来不限于来自外界。

财势大了,大抵心有所惧。薄技在身,大抵安稳清平。画画,自然是薄技,真能“乞食”,也是一种福分了。快雨堂主人画技了得。这是天子,也是后天觉悟。纸寿千年,下笔岂能不虔敬。欢喜坚固。心踏实了,笔墨踏实了,画才可能是好画,才能比画家的命长。

快雨堂主人,平生第一身份是画家。他还是孩子的爹,妻的丈夫,还有父母要孝敬,故旧亲朋要照应。尘世间,男人苦。有尊严要坚守,有气象要成就,有泪要背着人搵,还要有最好的欢颜,呈现给所有在意的人。人生在世,家人温饱,是先要解决的。此外,急人之难的事,也是要量力而为的。

寻常人家,温婉甜蜜的日子,千金难买。快雨堂主人,山野柴扉,能有娇妻下厨,亲炊笋蕨。一家人杯盘交错之际,不由你不信,美满也就是平淡无事。再有江村邻家、旧雨新交,沽一坛松醪,醉他个三更五夜,更算得上人间神仙了。

好了一幅《卖画乞食图》,一时题了,也就忘不了了。



创作也是体力活

李新勇

智力和思考跟不上,身体也承受不了。万一身体染恙,一场小伤风,可能耽搁一个短篇;一场重感冒,可能直接毁掉一部长篇。创作是一桩持久的事情,有心、有智还不够,身体得帮你。

细心的读者,很容易从文字中,体会到作者的身身体状况,同样一个作者的作品,身体健康跟身体虚弱情况下的创作不一样,用词、语句、段落、陈述的方式、谋篇布局等等,都能看出。

作者身体的健康状况,关系作品的“体魄”和“精气神”。

一个体格健壮的作者,纵使写缠绵的美文,也自有其筋道和气力。

大唐盛世“以胖为美”,即以健康为美,其诗文,自有其阔大壮美的魅力。到了宋朝,男性词人写的相思诗、怨妇词,自比妻妾,阴柔凄迷,阳刚不足,到了末季,北方大兵压境,投降的投降,做俘虏的做俘虏,偏

春来了,好多花儿都开了,盯着花,人群中一定冒出嘀咕:花开了才是春。可是,在宁波,叶落了也是春。宁波市的市树是香樟。香樟,四季常绿。换一句话来说,每年春季,香樟长出新绿,与此同时,新陈代谢,旧的叶,老的叶,无可奈何,也不得不和香樟树“生死离别”。

也是生命的芳华。香樟树换新装之际,依我看,正是香樟树一年当中的高光时刻。

安的赶紧逃跑去偏安。

一个“体格强壮”的时代,绝不会去追逐纤细孱弱的“奶油粉”,脸孔好看顶屁用啊,狼烟一起,还得靠身强体壮的血性男女。

作家比到最后,拼的是情怀,是对世界和人类的悲悯和体悟。

作家在抵达最后之前,靠身体,靠体力。坐在电脑前写作,不仅仅靠天赋,天赋占1%,还得靠体力,体力可能占99%。文学创作是体力活。

写作上最痛苦的事情,不是你没有创作灵感、创作冲动,也不是你没有组织文字、谋篇布局的能力,而是你的身体不配合你,刚写个开头,你便元气虚脱,写下去,上气不接下气,勉强再坚持几页,便生不如死。写作成了

身体的酷刑。为留一口气,迎接明天辉煌灿烂的黎明,不得不放弃理想和追求。

不仅文学创作是体力活,所有艺术创作都是体力活,科研、表演、职场,等等,都得靠一副好身板儿。



香樟雨

三耳秀才

三月中旬左右起吧,宁波时不时会来春雨,不大,雨滴答,雨摧花,当然也摧残树上的叶。这时节,走在大街,你眼前飞扬的,就是香樟的树叶。如果你细心,还可以看见细的、小的、嫩的叶芽,也被春风吹到空中,落了下来。如此落叶,如此落芽,在空中婉转,总惹得不少行人慢下来,甚至停下来,抬起头来,看这一阵又一阵的“叶雨”。——我们,把它叫作“香樟雨”,好吗?



从学生时代到为人妻母,我的生活是按部就班。老三届毕业分配进工厂,成为当年非常荣耀的工人阶级一员。我传统的生活理想是:以后,有一间温馨的婚房,相夫教子。最好是住在郊外,屋前能看到绿色的植物。

小时候,受家庭文学的熏陶,我也有过梦想。“文革”期间,休学在家。闲时,就是翻看父亲书橱里各种书籍。当时曾暗下决心,以后有机会去读一个文学专科。因为我的数学实在是糟糕。

恢复高考那年,我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曾经在婚姻和读书的问题上犹豫过。总觉得自己文化底蕴不足,考大学,似乎还没有到这个份上。自己应该是素面朝天,活成一个俗人,和一个彼此欣赏的对方,组成一个家庭。曾经扛着被父母的反对,坚持结了婚。婚后才发现,夫妻是一种奇怪的互补组合,两个不同性格的人,在一起摩擦,在不同性格的摇摆中,维持家庭的平衡。在艰

辛的生活路程中,走了大半辈子,直到如今白发苍苍,才发现,站在身边的,还是彼此。

上世纪90年代初,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应聘一家杂志社被幸运录取。我开始从事了另一份职业。因为采访的需要,我周旋于各类企业家周围,也是因为我的脑子突然开窍了,采访稿从我笔下顺利流出。那个时候,我又开始尝试写一些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之类。直到后来女儿怀孕,我不得不从自己喜欢的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

退休后,因为小外孙的出生,我又有了另一种充实的生活,外孙在外婆的眼里,都是肉中肉。小外孙成长的过程中,给我带来喜悦,无尽的育儿之乐。我们这一代人,有被困难时代折磨出的心理疾病。对子女的爱,似乎就是美

食。除了每天繁琐的家务事,就是跑菜场,去超市购物。我喜欢美味佳肴。喜欢吃的人,通常都会做菜。我每天为孩子们张罗美食,菜肴之中有很多传统烹调方法。最拿手的是外婆红烧肉,酱鸭,熏鱼,生炒海鲜,再给他们温一罐冰糖鸡蛋黄酒。一家人很快就胖了起来。

女儿女婿说:“妈妈烧菜的滋味,虽然不容抹杀,但是,长期这样吃下去,要吃坏人的。”渐渐地,餐桌上,从七八个菜,退到三菜一汤。

很快外孙去了幼儿园。白天为了打发时间,我开始忙活着和老友相约相聚餐馆,在一起感叹人生。朋友多次约我同行出国旅游,在朋友眼里,我是一个无趣的人,除了美食佳肴,不喜欢酒吧,咖啡馆,不喜欢喧闹,不喜欢长途旅行。我强调:康德,一生未远行,却能够

完成自己对世界最大的探索。

老父亲在世时的一番话,激发了我写长篇小说的想法。父亲语重心长:绮儿,你现在有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了。好好地把你想要写的故事写出来。也许你付出了,没有多大成果,但是,你完成了自己曾经的梦想,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做人,只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人的位置即可,不需要别人喝彩鼓掌。

我开始静下心来,坐在电脑旁,窗外可以眺望树木河流。我写作很快,不列提纲,不打草稿,因为,故事早已藏在我的记忆中。三年时间我相继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我只是努力把暮年那一盏原本已经开始日渐黯淡的灯芯,再一次点燃。

十日谈

人生第二春

责编:殷健灵

本人的“低配”版退休生活,既不误奉养高堂和照拂幼儿,又兼顾学术和创作,亦自乐在其中。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